

从清代满汉合璧语音资料看满汉对音规律及作用

孙明 汪丽

(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, 吉林 四平 136000)

〔摘要〕 清代满汉语言相互接触, 使满汉合璧资料大量出现。其中, 满汉合璧对音资料从音韵角度揭示了满汉语言间的联系。以乾隆朝编纂的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为例, 通过满汉对音范围的选择, 音节与音素的对应关系等内容, 揭示满汉语言对音规律和特点。这不仅有利于人们理解清代满汉语音的互译类型和翻译规范, 也能够为当前满语口语、满语地名等相关问题研究提供帮助和借鉴。

〔关键词〕 清代; 钦定清汉对音字式; 满语; 汉语

〔中图分类号〕 H221 **〔文献标识码〕** A **〔文章编号〕** 1005-8575 (2018) 03-0143-06

满语 (Manju gisun), 清代又称“清语”“国语”, 是清朝官方通行的语言。清入关初期, 满语文的使用比较普遍, 凡涉及边疆、民族事务的官府行文基本都用满文书写。随着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, 一些满洲、蒙古等交涉事件须由内阁抄出译写颁发各省通行, 但是所译文书常常出现人名、地名翻译讹误情况。另外, 随着满汉融合趋势的不断加强, 不仅官方诏令、奏折、题本等公文需用满汉文字, 而且民间谱牒、契约也用满汉两种文字。在这种情况下, 两种语言如何能够实现对应, 成为人们急需解决的问题。由此, 满汉合璧对音资料开始大量出现。

一、清代满汉合璧对音资料的类型和编纂

清代满汉合璧资料包括辞典、翻译等类型, 其中, 涉及语音的有音韵类和对音辞典类。

1. 音韵类 包括《圆音正考》《音韵逢源》《正音切韵指掌》《清汉对学千话谱》等书, 下

面逐一加以介绍。^[1]

《圆音正考》(yuwan in jeng koo bithe) 又称《清汉圆音正考》, 成书于清乾隆八年(1743年), 作者不详, 是清代较早的一部音韵学著作。收录在道光元年(1821年)的《同音合璧》抄本里, 现存道光十年(1830年)、十一年(1831年)刻本和民国十九年(1930年)石印本各一册。这本书将满语区分尖团音, 并对应列出汉语。

《音韵逢源》(in yūn fen yuwan bithe), 成书于清道光二十年(1840年), 裕恩撰, 是以满文十二字头为基础编成的字谱, 现存聚珍堂刻本。这本书收录的满文对音基本是通俗汉字, 简单易懂, 条理清楚。

2. 对音辞典类 包括《满汉全字十二头》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《对音辑字》等工具书性质的辞书。^[2]

《满汉全字十二头》(manju nikan hergen i

〔收稿日期〕 2018-03-08

〔作者简介〕 孙明(1976-), 男, 吉林双辽人,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, 硕士生导师, 主要研究方向: 满族史、满族语言等。

汪丽(1993-), 女, 河南信阳人,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。

〔基金项目〕 本文系刘小萌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“锡伯语(满语)基础语料库建设与研究”(项目编号: 15ZDB110)、孙明承担的吉林省教育厅项目“吉林省满族村镇建设困境与应对策略研究”(项目编号: JJKH20170389SK)阶段性成果之一。

juwan juwe uju yooni bithe) 又称《清汉对学千话谱》，成书于雍正十一年(1733年)，作者不详，是清代较早一部满汉合璧十二字头著作。现存京都老二酉堂刻本、京都宏文阁刻本两种，咸丰十一年(1861年)京都文兴堂重新刻印。这本书用汉字旁注满文，以京韵语音对注，满文对音汉字少，易于通过汉字掌握满文读音。

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(hesei toktobuha cin han dui in dzi i bithe)，成书于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，清朝官修，具体撰者不详，是清代较早描述满汉语言关系的资料。道光十六年(1836年)再版，现存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殿刻本、道光十六年(1836年)重印本、咸丰七年(1857年)抄本、光绪十六年(1890年)聚珍堂刻本。这本书按照“满文十二字头”顺序编排，每一字头下用汉文标音，解决了满、汉文对译混淆不清问题，成为后来满汉翻译、音韵著作的范本。

《对音辑字》(dui yen ji dzi bithe)，成书于光绪十六年(1890年)，志宽、培宽编，现存荆州翻译总学刻本。这本书采辑《钦定清文鉴》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《圆音正考》《音韵逢源》等收录的对音汉字，删繁就简编成，是满汉对音字书的集成之作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：第一，上述诸书编纂都是依据满语十二字头的发音，选取汉字对音。“习清字书文者，须读十二字头，此乃万部满洲书之总领也”。^{[3](P.1)}第二，音韵和对音辞典两类划分，主要依据诸书的编纂重点。如《圆音正考》侧重音韵，《对音辑字》虽也谈及音韵，但强调满语音节对应的汉字，将一个满语音节对应汉字基本全部列出，“惟是书只为清文对音而设，非同汉文音韵诸书，必祥其通转，独用字依韵编也”。^{[4](P.3)}第三，关于上述诸书所述满语发音特点及变化，学界颇有争议。如关于《圆音正考》区分满语尖团音的起因，杨亦鸣、王为民认为：“所谓尖团音的区分是为方便满汉翻译而人为设置的。”^{[5](P.133)}冯蒸认为：“本书的编纂目的是为韵学而作，成书以后，又在满汉翻译和度曲中起了应有的作用。”^{[6](P.298)}岩田宪幸认为：“《圆音正考》是一部实用手册，是为京剧工作者学习、区别尖团字而编写的。”^{[7](P.277)}

二、满汉对音规律

清代满汉文化的接触、融合使大量汉文典籍

翻译成满文，同时，大量满文词汇也进入汉文中。但是，随着满语的衰微，使两种语言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，主要表现在汉语满文译语文本缺失，反之，满语汉文译语文本增多。以往语言学家认为汉语与满语分属相对独立的语言系统，汉语属汉藏语系，满语属阿尔泰语系。汉语与满语不仅形制不同，发音系统也存在较大差别。尽管如此，清代满汉合璧对音资料则呈现出二者的许多关联性，“国书广大精微无音不备，而汉字中有音无字者多。然考之诸书有叶韵，不可谓遂无其音。故仍标国书於上，以存其音也”。^{[8](P.4)}当然，这样的语音对应规律，并非严整。那么，满汉语言之间是否存在语音对应规律。乾隆年间刊行的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以满语十二字头为中心，描述了满汉语音对应规律。

1. 满汉对音范围的选择

清代满汉合璧对音诸书的编纂，无论是为方便翻译，还是“为了帮助学习汉字音”，^{[7](P.278)}都在寻求满汉语言之间的联系。满文属拼音文字，汉文属表意文字，显然从文字形制上两者不能对应。清代满汉对音诸书多从语音角度寻求两者关系，如《圆音正考》的编纂“每音各标国书一字于首，团音居前，尖音在后，庶恭观之，举目瞭然。此虽韵学之一隅，或亦不无小补云！”^{[8](P.2)}但这样的对音标注习惯，必然会出现“一对多”的情况。“汉语有声调，满语没有，因此满语音节翻译成汉语音节的时候，可做对译用的汉字更多了”。^{[7](P.276)}其他词语翻译可能无碍，涉及满语人名、地名等专有名词则常有错误，清代公文中“内外各衙门题奏咨行事件，凡遇满洲、蒙古人、地名应译对汉字者，往往任意书写，并不合清文、蒙古文本音，因而舛误鄙俚之字不一而足”。^{[9](P.1)}《圆音正考·序》中也强调“盖清文中既有尖团二字，凡遇国名、地名、人名，当还音处必须详辨”。^{[8](P.6-7)}为了解决问题，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编纂的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增加了平仄声，规定了满文对应的汉字标准，使满汉对音有规律可循。虽然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删去重复汉字音，并用平仄规定了汉字的发音。但是，仅基于音节的角度，根据十二字头规定对音汉字，很难发现规律。下面拟从音节、音素的角度，揭示满语中发音特点突出的 ki \ gi \ hi \ si \ ci \ r \ l \ o 等对音情况。

2. 满汉音节和音素的对应规律

音素是语言构成的最小单位，分元音、辅音两部分。音节是语言的基本单位，由一个或几个音素构成。

第一，满文 $ki \setminus gi \setminus hi \setminus si \setminus ci$ 音节系统

根据对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的整理发现，满文 $ki \setminus gi \setminus hi \setminus ci \setminus si$ 的发音具有特殊性，很难找到一一对应的汉字音。如表 1：

表 1 满文 $ki \setminus gi \setminus ci \setminus si$ 汉字对音表

| 满文(转写) | 对音汉字 | 读音规定 | 例词 | 汉字 |
|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|
| ki | 奇、启 | 启字平声读 | kiru | 奇噜 |
| gi | 基、机、吉 | 吉字平声读，语气内应读作伊字者，仍以伊字对音。 | girin | 吉林 |
| hi | 希、喜 | 喜字平声读 | hida | 希达 |
| si | 西、玺、锡、席、习 | 玺字以下具平声读，语气内应读什字者，仍以什字对音。 | sibe | 锡伯 |
| ci | 齐、棲 | | cicigar | 齐齐哈尔 |

表 1 中的满汉对应关系，满文 $ki \setminus gi \setminus hi \setminus ci \setminus si$ 的读音分别对应汉字奇、启、基、机、吉、希、喜、西、玺、锡、席、习、齐、棲。

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满语的对音汉字有很多同音字，按照音节系统划分，汉字拼音就是音节，一般使用音调区分同音节汉字，如表中个别词要求“平声读”。汉语音调中一二声是平声，三四声是仄声。启字本是三声调，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要求“平声读”，这样的规定主要是尽量使汉字音接近满语发音特点。不妨再看看其他资料对满汉对音的要求，如《清文启蒙》除用汉字标音满文 $ki \setminus gi \setminus hi$ ，还强调要“咬字”读，“咬字者，舌尖下贴，舌根上贴也”。^{[10](P.8)} 又如《初学满文指蒙歌》要求 $gi \setminus ki \setminus hi$ 发音要“长舌去尾上中游”。^{[11](P.3)} 乾隆八年(1743)编纂

的《圆音正考》中标注 $gi \setminus ki \setminus hi$ 为“团音”，即“以舌抵腭之音”。^{[8](P.8)} $si \setminus ci$ 尖音，即“以舌抵齿之音”，尖团音也称咬字音。为什么要求“咬字”读，“盖国书无音不备，无声不全……而汉字等韵诸书，有音无字者多阙焉”。^{[8](P.2)} 尤其是“尖团之音，汉文无所用”。^{[8](P.6)} 其实，满汉语言的大部分音素相同，如 $g [g] \setminus k [k] \setminus h [h]$ ，不过受发音习惯的影响，满语中 $g [g] \setminus k [k] \setminus h [h]$ 容易受元音 i 的影响而发生音变，出现尖团音现象。这样，没有读音完全相同的汉字音，只能以读音最近者标注。

第二，满文 $r \setminus l$ 音节与音素系统

满文音素 $r \setminus l$ ，既可同元音构成音节系统，又可作为促音单独使用。如表 2：

表 2 满文 $r \setminus l$ 汉字对音表

| 音素 | 音节 | 汉字 | 读音规定 | 例词 | 汉字 |
|----|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|
| r | ra | 喇 | 平声读 | Karacin | 喀喇沁 |
| | re | 噶 | 平声读 | Serekun | 色噶库勒 |
| | ri | 哩 | 平声读 | Biduriya | 必都哩雅 |
| | ro | 啰 | —— | Boro tala | 博啰塔拉 |
| | ru | 噜 | 平声读 | Jarut | 扎噜特 |
| | rv | 口萃 | —— | —— | —— |
| l | la | 拉、墩 | 俱平声读 | Ula hoton | 乌拉城 |
| | le | 埭、勒 | 俱平声读 | Cicigar | 齐齐哈尔 |
| | li | 礼、里、理 | 俱平声读 | —— | —— |
| | lo | 罗、洛 | 洛字平声读 | Bolor | 博罗尔 |
| | lu | 鲁、露、禄 | 俱平声读 | —— | —— |
| | lv | 络 | —— | —— | —— |

表 2 中满文 $ra \setminus re \setminus ri \setminus ro \setminus ru \setminus rv$ 与 $la \setminus le \setminus li \setminus lo \setminus lu \setminus lv$ 的汉语标音基本相同，满文 r, l 形体不同，发音也有差异，却用同音汉字标注，

如不加区别很容易弄混。其实，满文 r 属特殊发音，称“滚舌音”，“滚舌者，舌尖上贴，用气吹动舌尖也”。^{[10](P.9)} 这类音没有对应汉文，只能

用相近读音 l 的汉文代替。《清文启蒙》通过增加“滚舌念”标注,将 r、l 发音相区别。

满文 r、l 还有促音形式,促音是指下无元音情况下的辅音发音规则,在日语中则作为短促停顿的符号。满语中促音有同一辅音不重叠和重叠两种情况,即爱新觉罗瀛生先生所讲:“京语对于两辅音重叠者将前一个不与元音拼合者脱落,不发音。例如 ašša \ fašša \ uttu \ tuttu 等,其发音颇类日本语所说的促音。”^{[12](P.58-59)}一般情况下,与满文 r、l 促音相对应的汉文多数用“尔”,有时用“勒”,但“勒”同满文 re 或 le 有时对应。这样,将汉文还原满文时,就会出现与汉文“尔”“勒”相对应的满语音素(位)的选择问题,如阿勒楚喀(alchuka)是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之一,曾是“金上京”都城所在地,乾隆时期设立

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,在清代官方文书、方志、档案中又写作“阿尔楚喀”或“阿拉楚喀”。按照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中的满汉对音规律,“阿勒楚喀”“阿尔楚喀”“阿拉楚喀”分别对应满文 ar(l)echuka、ar(l)chuka、ar(l)achuka。这是由于满文 ra \ re \ ri \ ro \ ru \ rü 与 la \ le \ li \ lo \ lu \ lü 汉语对音的相似性所致,而满文 r、l 促音又无对应汉字。多数情况下,满文 r、l 中的 re \ le 音节与汉文“勒”相对应,促音与汉文“尔”相对应。少数情况下,促音选择汉文“勒”,如伊勒呼(ilhū)。

第三,满文元音 o 的对音系统

一般情况下,满语基本音节由辅音与元音组合构成,但当六个元音独立存在时,它们本身是音节。就满汉对音而言,除上述两类辅音外,在个别元音上也有特殊之处,如表 3:

表 3 满文 o 汉字对音表

| 满文 | o | no \ ko \ go \ ho \ so \ šo \ to \ do \ lo \ co \ jo \ ro | bo \ po \ mo \ fo | yo |
|--------|-------|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汉字(对音) | 鄂 | 那 \ 阔 \ 郭 \ 活 \ 莎 \ 硕 \ 托 \ 多 \ 罗 \ 措 \ 卓 \ 啰 | 波 \ 坡 \ 摩 \ 绂 | 岳 |
| 读音规定 | 平声读 | | 平声读 | 平声读 |
| 例词 | Orkun | Soyolji \ Solon | — | — |
| 汉字 | 鄂尔坤 | 索约勒济 \ 索伦 | — | — |

满文 o 的汉语对音比较复杂,如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中满文 o 的对音是“鄂”,在《清文启蒙》中的对音是“窝”,且“在联字内具念傲,单用仍念窝”。^{[10](P.1)}满文 o 与辅音构成的音节中,对音汉字“那 \ 阔 \ 郭 \ 活 \ 莎 \ 硕 \ 托 \ 多 \ 罗 \ 措 \ 卓 \ 啰”的情况最多。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《清文启蒙》将此类对音都加以注释,如满文 no,“那,读如五歌韵,但译汉行文未便,以发生合正音,仍借用诺字,余仿此”。^{[9](P.2)}“挪,切奴窝”。^{[10](P.2)}这里的“切”指“切音”,是满汉对音的重要方式,“我国朝以十二字头括宇宙之大,文用合声切字而字无通音,华言之所未备者,合声无不悉具,亦无不吻合,信乎同文之极则矣”。^{[13](P.1)}但《同文韵统》一书“篇帙较繁,行文或未暇检阅”。^{[9](P.1)}据此,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中规定:“切音清字用汉字一字对音,如 niye(聂)、niyan(年)之类。其一字未能切当用汉字两字对音,如 niya(尼雅)、niyang(尼扬)之类。分单字双字,以便检用。”^{[9](P.1)}

满汉语分属不同语系,形制各异,读音难以对应。但清代满汉融合趋势,使两种语言接触成为必然。满汉对音诸书的出现,尤其是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一书“酌定对音,兼写清汉字

样”。^{[8](P.2)}促使两种语言的相互译写形成“定式”,不仅方便彼此的翻译和学习,更有利于人们对满族史的研究。

三、满汉对音规律的作用

1. 有助诠释满语地名

当前,随着东北边疆开发进程的快速发展,满语地名研究也方兴未艾。满语地名以其承载的民族性、地域性等特征,不仅成为清史、满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,更是东北历史、地理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。地名既是历史的产物,也是时代的产物。随着居住人群、语言环境的变迁,不同地区的地名也在发生着变化。伴随着满语的消亡,满语地名也许成为尘封的历史,很多满语地名因时间久远,很难对它的意义做出正确诠释。清代留存的汉文满语地名分布地区广泛,为满汉语言接触研究提供了大量田野资料。满汉民族间的接触和融合,使满语通过汉文的方式得以流传和记载,尤其是满语地名以汉音的形式保留在《吉林通志》《盛京通志》《黑龙江志稿》《柳边纪略》《宁古塔纪略》等史籍之中。汉语与满语属于不同的语音系统,如果用汉音来拼写满语,则会出现同音异义、同音异形等情况,尤其涉及地

名、人名等专有名词，如阿布达哩（里）冈还音为 abdari（栎木、菠萝树），阿拉（喇、懒）还音为 ala（山岗、矮平山）。这些词语是根据当时人们的发音，用汉语的声调拼读和标记出来，将这些汉文进行还音，必须掌握满汉语的对音规律。同时，还要查阅相关文献，对这些词进行考证。在满语地名研究中，基本离不开对满汉语言对音规律的运用。“满语地名在延用的历史过程中，由于满语逐渐消失，满汉民族文化不断地交流融合，使满语地名在语音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，部分满语地名名词在延续使用中语音音节发生了变化，个别音节发生脱落，尚有一些满语地名渐次趋向汉化”。^{[14](P.60)}但是，“地名语音的改变是遵循语言发展规律一步步有序进行的，……部分现实地名可以从口语的分化对立中找到联系其间的音变轨迹”。^{[15](P.67)}

2. 有助考证满族史研究中的同音异义等问题

在满族史、清史等相关研究领域，很多学者都在使用“还音”的方式来揭示满汉文翻译过程中的同音异义、汉字对音、汉字异音等问题。如王锺翰在《满族先世发祥地》一文考证三仙女神话传说中提到的“三姓”之地，认为：“斡朵里、鄂多理系满语 odoli 一字之同音异译……；火儿阿、虎尔哈系满语 hūrha 的同音异译……；移阑豆漫，满语 ilan tumen，系汉语三万户之简称，即三姓或依兰。”^{[16](P.23)}又如刘小萌的《清代北京旗人社会》一书在“第六章旗人的世家”部分将“包衣卫勒勒诸尔汉”还原满文为：booi weilere jurgan，直译“内务府工部，即营造司前身”。^{[17](P.510)}

满洲（manju）族称问题在满族史研究中颇多争议，如孟森、王锺翰等分别从历史学、民族学、语言学、宗教学、民俗学等角度对其进行了考证。孟森认为：“满洲之音原为曼殊……按满洲本部族名，以国书考之，满洲本作满珠，二字皆平读。……清之部族实为女真，女真即肃慎，古音相同，盖女子古音同汝，汝字古音同肃，而又与殊字诸字皆相近。”^{[18](P.4-5)}王锺翰认为：“满洲一名当由靺鞨而来：一则满洲（Manchu-Manju-Manjei）即与靺鞨拼音相一致，换言之，‘满洲’与‘靺鞨’本为一字……而满洲本即靺鞨之一音异译。”^{[16](P.15)}唐善纯认为：“挹娄在北魏时改称勿吉，隋唐时又称靺鞨。‘勿吉’古音 mYwēt kYēt，‘靺鞨’古音 muūt yāt，二者来源于同一语源，与

女真语 meoke、mukun 有对音关系，原义为族、乡里。”“契丹人称黑水靺鞨为‘女真’，此后，女真这一称呼代替了靺鞨和渤海。女真，亦作‘女直’‘女质’‘朱里真’‘朱里扯特’‘主儿彻惕’‘拙尔察歹’，即满语之 d3u - fə 或 d3u - fɪən，音译作‘诸申’或‘珠申’。”^{[19](P.262-263)}天聪九年（1635），皇太极称：“我国原有满洲、哈达、乌拉、叶赫、辉发等名，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。夫诸申之号，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，实与我国无涉。我国建号满洲，统绪绵远，相传奕世。自今以后，一切人等，止称我国满洲原名，不得仍前妄称。”^{[20](P.903-904)}这段话被认为是“满洲”一词正式出现的标志。从词源角度，乾隆帝认为“满洲”一词源于本族系语言。“本朝肇兴东土，山川钟毓，与大金正同，史又称金之先出靺鞨部，古肃慎地。我朝肇兴时，旧称满珠，所属曰珠申，后改称满珠。而汉字相沿，讹为满洲。其实即古肃慎，为珠申之转音，更足征疆域之相同矣”。^{[21](P.918)}其后，乾隆帝又进一步阐述：“今汉字作满洲，盖因洲字义近地名，假借用之，遂相沿耳，实则部落，而非地名，固章章可考也。”^{[22](P.2)}此处强调“汉字相沿”，从侧面能够看出满语很早就用汉文标注，不同时期汉文表达方式不同，形成不同的称呼，这是“满洲”一词的本源性。从语音角度，“满洲”一词通过还音来理解，满文 manju 汉音为“满洲”，满文 manju 使用“满洲”与“满族”对音有差别，如在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《清文启蒙》等书中，满文 ju 的对音是“朱、珠、柱、著”，这些音同“洲”接近。

3. 有助重现清代满语口语的特征及面貌

清代满语口语的标准语音是满语研究者十分关心的问题，一般情况下，人们接受将《清文启蒙》作为清代满语口语的标准音。但是，仅以《清文启蒙》作为标准并非合理，因为语言具有变化性、复杂性，使用文字无法表达语音本来面貌。若想重现清代满语口语的特征，必需通过满汉对音语料的收集、整理，从中寻求规律。当然，这不是机械的过程，而是建构在一定语言理论基础之上，将清代满汉语言接触过程中汉文标记满音的情况进行统计、归纳，如清代文学作品、方志、谱牒、契约、档案中记载的汉文满音语料。同时，通过比较不同文体及同一文体不同时期使用满语的异同，总结清代满语口语发音特征。

总之，《钦定清汉对音字式》等满汉合璧诸书的出现，反映出有清一代满汉文化不断融合的

趋势,对清中叶以后官方文书翻译用字的规范起到了较大作用,促进了官方政令文书的颁布通行。满汉合璧语音资料呈现的满文音节系统与汉字对音现象,为人们从语言接触角度进一步揭示清代满汉关系,更好理解满语地名、人名内涵提供了帮助。历史上满汉语言的交融与碰撞,使当前满

语研究不能回避满汉语言的对应关系。同时,从满汉语言对音规律再现清代满语口语使用情况,除了借鉴汉语等接触语言外,还应该关注女真语等亲缘语言。所以,满语研究不仅仅是语言问题,更是历史问题;不仅是语言本体研究过程,更是运用语言工具揭示历史的过程。

〔参考文献〕

- [1] 李德启. 满文书籍联合目录[Z]. 国立北平图书馆, 1933.
- [2] 富丽. 世界满文文献目录(初编)[Z]. 北京: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, 1983.
- [3] (清)佚名. 满汉十二头[Z]. 京都文兴堂藏版咸丰十一年(1861)刻本,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.
- [4] (清)志宽, 培宽. 对音辑字[Z]. 荆州翻译总学光绪十六年(1890)刻本,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.
- [5] 杨亦鸣, 王为民. 《圆音正考》与《音韵逢源》所记尖团音分合之比较研究[J]. 中国语文, 2003, (2).
- [6] 冯蒸. 尖团字与满汉对音——论《圆音正考》及其相关诸问题[A]. 汉语音韵学论文集[C]. 北京: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 1997.
- [7] 岩田宪幸. 满文资料与汉语语音问题[A]. 音韵论集[C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6.
- [8] (清)佚名. 圆音正考[Z]. 道光十年(1830)刻本,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.
- [9] (清)乾隆敕修. 钦定清汉对音字式[Z]. 光绪十六年(1890)聚珍堂刻本,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.
- [10] (清)舞格. 清文启蒙[Z]. 清雍正八年(1730)宏文阁刻本,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.
- [11] (清)佚名. 钞本初学满文指蒙歌[Z].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.
- [12] 爱新觉罗瀛生. 满语口语音典[M]. 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14.
- [13] (清)允禄, 傅恒. 钦定同文韵统[Z]. 钦定四库全书本.
- [14] 赵维和. 满语地名汉译问题浅析[J]. 满族研究, 1992, (2).
- [15] 黄锡惠. 满语地名音译中的语音对译问题[J]. 满族研究, 2003, (2).
- [16] 王鍾翰. 清史论集(第1册)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
- [17] 刘小萌.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[M].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8.
- [18] 孟森. 明元清系通纪[M]. 台北: 台湾学生书局, 1966.
- [19] 唐善纯. 中国的神秘文化[M]. 南京: 河海大学出版社, 1992.
- [20] (清)官修. 清太宗实录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5.
- [21] (清)官修. 清高宗实录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7.
- [22] (清)阿桂. 满洲源流考[M]. 沈阳: 辽宁民族出版社, 1988.

A Study of the Law and Function of Manchu-Han Sound Transcript Based on the Data of Manchu-Han Sound Combin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

SUN Ming, WANG Li

(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, Jilin Normal University, Siping Jilin 136000)

[Abstract] In the Qing Dynasty, there was a large amount of data of Manchu-Han combination due to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languages. Among them,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is reveal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onology. Taking *the Emperor Designated Book of Manchu-Han Sound Transcript Patterns* as an example, an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phonetic range of Manchu and Chinese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yllables and phonemes to reveal the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nchu-Han sound combination. Thi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people's understanding of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nchu-Chinese speech translation, but also can provide help and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studies of Manchu spoken language and place names.

[Key words] the Qing Dynasty; *the Emperor Designated Book of Manchu - Han Sound Transcript Patterns*; Manchu; Chinese

〔责任编辑 宝玉柱〕